

---

#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古苗疆走廊

## 民族语言文化建设<sup>1</sup>

吴畏

(贵州大学, 贵州贵阳 550025)

**【摘要】:**“古苗疆走廊”是一条横贯贵州中部、连接湖南和云南的重要通道。古苗疆走廊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中大部分已进入僵化不前的状态,甚至出现萎缩退化、濒危消亡的现象。这一情况显示出保护和抢救古苗疆走廊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要高度重视乡村民族语言文化建设,重视这一民族民间文化的宝库和载体的建设工作。

**【关键词】:** 乡村振兴 古苗疆走廊 民族语言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 C9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6924(2018)11-098-102

###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解决好“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sup>[1]</sup>2018年2月,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出台,2018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将“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列为2018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九大重点任务之一,这些政策表明了国家对乡村振兴的高度重视。乡村的振兴,不只是经济的振兴,还应该有文化的振兴。

每个民族都有值得自己民族珍视、其他民族尊重的民族文化,民族文化就是每个民族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一年年、一代代积淀起来的具有其民族基因的精神信息,它被凝聚在民族的语言、民族的文学中,体现在民族的历史、民族的艺术和习俗里,还被物化为民族建筑、民族绘画等。语言是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同时语言本身也是民族文化中最鲜活、最具民族性、文化性的成分,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要高度重视乡村民族语言文化建设,重视这一民族民间文化的宝库和载体的建设工作。

贵州地形呈“川”字形,在明清时期曾是中原连接西南蛮夷之地的一条走廊,被部分民族学学者称为“古苗疆走廊”。<sup>[2]</sup>当时的“古苗疆走廊”是一条横贯贵州中部、连接湖南和云南的重要通道。自明代以来,从这条走廊形成之初,“古苗疆走廊”沿线不仅居住着苗族,还杂居着侗族、彝族、布依族、仡佬族等多个民族。在古代,“苗”和“夷”一样,曾是对我国南方(尤其是以隶州为中心的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统称。从明朝开始,“苗”的统称逐渐取代了过去的“蛮”的统称。因非汉族的南方族群种类繁多而有“百苗”之称,故“古苗疆走廊”所称的“苗”,不仅指今天的苗族,也指所有汉族以外的以贵州为中心的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可见,“古苗疆走廊”并非字面上理解的只有苗族人居住的走廊,而是多个少数民族和汉族共同拥有的文化、政治、经济走廊。

---

<sup>1</sup>基金项目:贵州大学文科重大科研项目资助“‘古苗疆走廊’语言调查研究”(GDZT201301)。

作者简介:吴畏,贵州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贵阳孔学堂签约入驻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语言文学。

---

今天的贵州省是在六百年前从一片蛮荒之地上诞生的，明王朝于永乐 11 年（公元 1413 年）设置贵州省，与这条“古苗疆走廊”的地理位置和政治、文化地位有着密切的关系。自明朝以来，汉族百姓沿着这条“苗疆走廊”大批地进入西南地区，使得汉族文化、中原文化得以沿着这条走廊向四周的少数民族地区传播。从此，汉族与多个少数民族杂居此地区，各种文化相互渗透，留下了厚重而多样的文化记忆，形成了具有鲜明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的文化个性与风采，蕴藏着丰富的少数民族语言资源，有待探索、挖掘与研究。

苗疆走廊上有民族 49 个，其中有 17 个少数民族为世居民族。<sup>[3]</sup> 这些少数民族人口现在分布在 3 个民族自治州、11 个自治县和 254 个民族乡。在苗疆走廊上多民族呈现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这种交错居住的格局形成了苗疆走廊“一山不同族、十里不同天”的多元民族文化格局。从语言文化来看，古苗疆走廊最强势的语言曾经是几种来源于壮侗语族（壮侗语族语言里有布依语、侗语、水语、仡佬语等）和苗瑶语族（苗瑶语族语言里包括苗语、畲语等）的语言。这些少数民族语言主要被使用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和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明代中央政府大规模推行军屯、民屯，大量汉族人口进入贵州，在大力推动古苗疆走廊的开发的的同时，对古苗疆走廊的语言文化和语言生态格局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和改变，语言格局便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随着汉族移民的增加，官话的推广，汉语的社会地位逐渐提高、日显重要，汉语逐渐成为各民族之间交流的媒介语言。同时，古苗疆走廊的汉语也存在不同的汉语方言，汉族移民进入古苗疆走廊的方向不一样，使用的汉语方言也不一样。来自秦地的西部汉族人群，他们的语言跟巴蜀、关中一带更接近；来自楚地的东部汉族人群，他们的语言跟湖南、湖北的方言比较接近。

这些异常丰富、独具特色的语言文化需要专家、学者花大量的时间、精力进行收集、整理、研究。贵州古苗疆走廊上有多少个民族就有多少种民族文化，这些丰富多彩的文化是不同民族的精神内核、民族基因，它们应该像一株株开花的树一样扎根在古苗疆走廊——今天的贵州省的不同的乡村，绽放在贵州乡村振兴的春天。

## 二、古苗疆走廊民族语言文化的使用与保护

### （一）古苗疆走廊民族语言文化的使用

很长的一段时间以来，因古苗疆走廊的少数民族居住地边远偏僻，族群封闭，对外交往少，故生活语言、交际语言基本上是自己的本民族语言，懂外族语言、说外族语言、用外族语言的人很少。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进步了、文化繁荣了、民族融合了，祖国欣欣向荣、人民生活幸福。随着扫盲运动、推普工作的开展、义务教育的普及，古苗疆走廊的各民族人民文化水平不断提高，语言形式不只停留在口语层面，书面语形式也愈来愈多地被民族地区的人民应用。随着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少数民族同胞与外地、外民族的交往日益频繁，学习、掌握汉语的人数逐步增多，人群逐渐扩大，曾经强势的民族语言的强势地位逐渐被汉语替代。主要呈现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认为本民族语言不便于与外界交流，不便于学习新知识，实用性弱，于是不再对本民族语言进行坚守，不再使用自己的母语；第二种情况是与汉语相融合，以保留母语为前提，对汉语进行借用、在母语中转用和兼用汉语。目前古苗疆走廊上的 17 个世居少数民族中，除了土家族和回族两个民族自愿选择转用汉语外，其他的少数民族都以自己的母语为本体，借用汉语中的积极成分。

追溯民族语言保护的历史，古苗疆走廊的少数民族语言一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末，都被保存得比较完整，这一切得益于建国以来人民政府高度尊重各少数民族，制定、颁布和实施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先进的民族政策和相关规定。20 世纪 80 年代实行的开放式的民族语言文字教学政策，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和保护起到十分重要、关键的作用。

20 世纪 90 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高考制度的通行，贵州与外界的接触、交往日益增多，贵州古苗疆走廊的民族语言文化与主流文化的交流、交融也日渐频繁，受汉语、汉文化的影响很广、很深，民族语言文化被汉语、汉文化同化的情况非常普遍。

在现代科技（特别是现代信息技术）革命和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民族语言文字在教育、新闻、出版、影视以及社会活动中的使用也开始逐渐减少。民族语言的保存、继承、传播都未被重视，没有出台、推行行之有效的民族语言保存、继承政策和方案，使得民族语言的保存、继承、传播前途堪忧。

古苗疆走廊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中大部分语言文字已进入僵化不前的状态，甚至出现萎缩退化、濒危消亡的现象。使用、通晓民族语言文字的人口越来越少，仡佬语、畲语、土家语等民族语言只在极少数人口（或在个别人群或在老年化人群）中被使用，如仡佬族人口中仅有一千多人会说佬语，<sup>[4]</sup>而仡佬族的白氏家族语只有不到一百人在使用。<sup>[5]</sup>古苗疆走廊的仡佬语、畲语、土家语等民族语言已进入濒危状态，这一情况显示出保护和抢救古苗疆走廊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是古苗疆走廊极其宝贵的文化财富，让这些处于古苗疆走廊虽使用人口较少，但承载着特有的社会生活、特有的自然环境、特有的历史条件、独有的思维方式、独有的表现形式和较高学术价值的民族语言，在还未被专家学者全面系统地深入调查研究之前就完全消逝，是贵州人的巨大遗憾和愧疚。民族语言文化是一个巨大的宝藏、是一个越古越有价值的宝器，对民族语言文化进行科学的保护和有效开发利用有利于深入研究古苗疆走廊各民族的历史来源和相互接触关系，有利于进一步深入阐述古苗疆走廊民族大家庭多元一体格局的复杂内涵，有利于更加有效地开展民族工作、促进民族团结、构建和谐文明的社会。保护和抢救古苗疆走廊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是贵州语言学者必须完成的历史使命，也是具体落实贵州乡村全面振兴的必为之事。

## （二）古苗疆走廊民族语言文化的保护

解放前，对古苗疆走廊各民族语言进行研究的很少，只有丁文江编写了《彝文丛刻》、张琨理顺了苗语的调序、李方桂调查过伤僮语发表《伤僮语记略》、法国传教士用法文字母记录了册亨一带的布依语。<sup>[6]</sup>

解放后，在政策的支持下，从中央到地方，对古苗疆走廊各民族语言研究相当重视，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先后编写了《苗汉简明词典》（黔东方言）、《苗汉简明词典》（滇北方言）、《汉苗简明词典》（黔东方言）；《汉布依简明词典》、《布依汉简明词典》、《布依语语法概要》；《侗汉简明词典》、《汉侗简明词典》。七十年代，贵州民语研究落入低谷时期。进入八十年代后，继续对苗文、布依文、侗文进行创制并推行；对彝文进行整理规范。对贵州境内的一些待定民族，如伤僮人、木佬人、羿人、俸家、蔡家、龙家、东家、西家、长袍瑶、油迈瑶、仡兜、穿青等进行了调查识别，同时对他们的语言也进行了普查。九十年代后，对古苗疆走廊各民族语言研究没有大的进展。2012年，贵州大学的几位民族学学者提出了“古苗疆走廊”这一概念，对古苗疆走廊各民族语言的深度研究和有效保护重新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

## 三、乡村振兴背景下贵州古苗疆走廊民族语言文化建设

在贵州省成效显著乡村振兴的大好形势下，古苗疆走廊该如何建设与之匹配的语言文化是语言文字工作者必须认真思考并要给出满意答案的问题。

解决思路有两方面，一方面是采取多种方式对民族语言文化进行坚守与传承，另一方面是为传统文化寻找与时代同步的崭新表达方式，挖掘、梳理、创设更丰富多彩、更生动活泼、更让百姓喜闻乐见、更具正能量、更有意义的文化活动。

### （一）借助语言学理论对古苗疆走廊民族语言进行保护

语言学理论是一套由语言学家通过对语言现象进行分析得出的完备、科学的理论系统，能够按照语言规律科学地、有效地指导语言实践，能够科学地对民族语言进行分析，进而有效地对民族语言进行完整、全面保护。

1. 找寻成功的古苗疆走廊语言文化模因。模因是语言文化的一个新概念，是指通过模仿进行语言传播的文化传递机制。

---

语言文化模因学认为，语言文化中有各种模因，成功的模因能让语言文化迅速、持久传播。只有找到成功的模因，民族语言在语言竞争中才会处于优势。所以要找寻一些有效的语言模因来传承古苗疆走廊的语言文化，让古苗疆走廊的语言文化焕发光彩、获得新生，使古苗疆走廊语言的交际功能、思维功能、承载功能能得到更好的发挥。

2. 增强古苗疆走廊民族语言的语言活力。如果语言缺乏活力，语言就会走向濒危。按照评估语言活力的指标来提高古苗疆走廊的语言活力，可采取如下措施：（1）政府出台有利于民族语言发展的语言政策，激发古苗疆走廊少数民族同胞对自己民族语言学习的热情。（2）古苗疆走廊少数民族语言族群自身珍视、保护本民族的语言，营造亲人、家庭、家族、学校同时学习、使用本民族语言的氛围和环境。（3）鼓励不同年龄层的人口共同热爱、使用本民族语言，让所有的少数民族人口都可以用自己的民族语言进行交际。（4）提高母语教材的编写质量和数量，培养少数民族人口学习民族语言的读写能力。（5）充分利用各种媒体，提高对民族语言的使用频率，让民族语言文化广播里听得见、电视里看得见。（6）不断收集、挖掘民族语言材料，丰富民族语言资料。

## （二） 加大语言研究力度，培养古苗疆走廊民族语言传承人

欲使弱势语言得以长久保存，不仅要利用语言学理论对其加以调查、收集、整理、研究，还需有组织、有计划地对民族语言的传承人进行培养。

1. 联合科研单位、文化部门和高校定期举办古苗疆走廊语言文化研讨会，规划好古苗疆走廊语言调查、收集、整理、研究工作，根据各语言濒危程度及活力强弱安排保护与抢救工作，建立、完善古苗疆走廊民族语言数据库。

2. 与高校、研究机构合作，定期举办多层次、多形式的语言文化培训，有目的、有计划地培养一批具有民族语言专业知识与技能的语言工作者。民族语言的研究与传承需要大量的精通民族语言的专业人士，故需要选定一批热爱民族语言、能较好运用本民族语言的有识之士，作为古苗疆走廊濒危语言的传承人和研究者。相关部门可因地制宜地采取多种灵活方式，赋予他们传承古苗疆走廊语言的责任和使命。动用一定的激励机制，以确保这种传承能够长期持续、有效地进行下去，挽救那些濒临危亡的语言，达到保护古苗疆走廊珍贵语言资源的终极目标。

## （三） 利用最新现代化手段，科学保护古苗疆走廊的濒危语言资源

科技突飞猛进的发展和计算机技术的广泛运用，特别是数字化录音及录像技术、多媒体技术和宽带网络技术的发展，让古苗疆走廊语言文化的保护有了更多的技术支持和保障，让古苗疆走廊语言文化的保护工作拥有了有效的高保真手段。

利用这些现代化手段建立完备的古苗疆走廊各民族语言数据库，设立古苗疆走廊语言文字博物馆，构建古苗疆走廊完备的语言文字档案和古苗疆走廊语言地理信息系统，研制多媒体古苗疆走廊语言地图集，立体化地保存和再现古苗疆走廊上每一种语言文字的存活状态和发展过程，以便实现对古苗疆走廊语言文化的“活态”传承。

## （四） 营造良好的语言环境，构建和谐的古苗疆走廊民族语言生活

本世纪初，国家语言工作委员会在 2010 年至 2020 年的《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发展和改革规划纲要》中提出了“构建和 i 皆语言生活”的新理念。健康和谐的语言生活，是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古苗疆走廊语言多元化的具体情况要求语言工作者认真研究古苗疆走廊上的各种语言问题，对各种语言的功能与地位进行科学审视和定位，全面了解掌握当前苗疆走廊民族语言的生活状况，预测和引导苗疆走廊民族语言生活的发展态势和走向，以确保古苗疆走廊的语言生活健康、和谐且充满活力。可从以下几方面考察与研究：（1）怎样正确处理古苗疆走廊少数民族母语的学习和使用与普通话的学习和使用的关系；（2）怎样正确处理普通话的使用与古苗疆走廊汉语方言的使用的关系；（3）怎样正确处理苗疆走廊语言生活中主体性与多样性相统

一的辩证关系；(4) 怎样构建和谐、规范的苗疆走廊语言系统；(5) 怎样净化、美化、规范化苗疆走廊的民族语言；(6) 怎样为古苗疆走廊上的民族语言争取更多的话语权；(7) 如何使不同的民族语言文字使用者在古苗疆走廊的和谐的社会关系中相互尊重、相互学习，让语言和谐共存、共同发展，为曾经的古苗疆走廊今天的贵州省的文化、经济、科技的繁荣发展营造良好的语言环境。

#### (五) 有计划、分步骤地实施古苗疆走廊民族语言的民汉双语教学

民汉双语教育是指同时使用少数民族自己的母语和汉语对在校学生进行教学。古苗疆走廊民族教育离不开民汉双语教学，它肩负着教育苗疆走廊少数民族的下一代、提高古苗疆走廊少数民族的文化素养的使命，为苗疆走廊少数民族与汉族的情感交流和思想沟通提供可能与保障，为加强苗疆走廊各民族的团结，维护社会稳定做出特殊贡献。苗疆走廊民汉双语教育的目标有两个，一是推广普通话，让少数民族学生学习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学会说汉语、写汉语、灵活自如地应用汉语，为今后与外界交流、学习各科（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升学、就业打基础；二是学会民族母语，记住民族母语，传承民族语言文化。这一教育过程是较漫长的，需要有计划、分步骤地进行，苗疆走廊民汉双语教育应分为两个大的阶段：第一个为基础阶段——学前阶段，第二个为发展阶段——学校阶段。

1. 学前教育阶段：学前阶段是家庭教育和族群教育。这一阶段的教育需要每个民族家庭和民族族群共同完成。从生活语言的习得到与家庭成员、邻里乡亲的对话交流，都要系统学习和坚持频繁使用本民族母语。民汉双语教育的基础是家庭民族母语教育，生活圈的双语交流。如果没有每个民族家庭的生活化的母语教育，没有族群生活圈内的频繁使用本民族语言进行交流，民族母语就会变得生疏，甚至被遗忘，最后消亡，之后的第二阶段的学校阶段的民汉双语教育就无法进行，使得学校阶段的民汉双语教育失去存在的价值。

2. 学校教育阶段：学校教育的第一步是进行汉语和本民族语言的语音、文字的启蒙、起步教育。第二步是建立在大量双语词汇基础上的阅读和写作，这一步既要兼顾语言与文化，又要兼学汉语与民族语的语音、词汇、语法和思维方式、民族心理。第三步针对兴趣方向和就业目标，有选择地学习民族民间文化、民族语言。

只有这样有计划、分步骤地实施民汉双语教学，才能兼顾推广普通话和传承本民族语言，让多种文化在苗疆走廊交相辉映、相互促进、共同繁荣。

#### (六) 将古苗疆走廊民族语言保护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钩连

在古苗疆走廊上存活大量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有一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的项目有八十五项、省级名录有五百六十一项、市州级名录有一千多项、县级名录有四千多项。如歌舞，侗族有侗族大歌、侗族琵琶歌，苗族有苗族飞歌、苗族芦笙舞、苗族反排木鼓舞等。传统手工技艺有苗族蜡染、苗族芦笙制作、苗族银饰锻制、苗族织锦、玉屏箫笛制作、皮纸制作等。这些歌舞、技艺的学习、表演和传承无一例外都需要民族语言作为承载和媒介，都需要将语言的传承与保护作为前提，这些学习和表演的过程同时也是对本民族语言频繁使用和最好保护传承的过程。将古苗疆走廊民族语言保护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钩连，就能让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还可充分利用国家设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让这项资金既对古苗疆走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又对古苗疆走廊的民族语言进行收集、挖掘和保护，一举两得，高效使用。

#### (七) 与旅游业发展牵手，让民族语言文化传播搭上旅游的快车

古苗疆走廊的旅游资源丰富多彩，除了优美的自然风光，还有古韵十足的民族风情，与汉族文化迥异的民俗文化。如布依族的“三月三”、侗族的萨玛节、苗族的姊妹节、彝族的跳花节、水族的端节。这些节日文化中蕴藏着不少语言文化原生态的素材，当古苗疆走廊旅游业发展、繁荣时，这些古苗疆走廊上的民族节日便会被广大的人群认识、了解，使得这些珍贵的民族节

---

日的语言文化被本民族的人们深入地挖掘和解读。语言文化搭上了旅游的快车，更具实用性，更能让当地人民自觉自愿地学习研究，让民族语言文化走入千家万户、深入人心，以实现语言文化活态保存的愿景。民族语言如一片湖，倒映着民族语言使用者对世界、对人生独有的解读，旅游需要将民族语言文化化作其灵魂，可以将旅游作为民族语言文化传播的一条便捷的通道，在旅游中应注入民族语言文化的深厚内涵，更好地将语言文化的生动的表现形式和深厚内涵结合起来，既提升旅游的文化价值，又将民族语言文化更好地进行传承，让传承民族语言文化和发展当地经济相辅相存，共同推进。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7:32.
- [2] 曹端波. 国家、族群与民族走廊——“古苗疆走廊”的形成及其影响 [J]. 贵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2 (5): 76.
- [3] 高勇. 贵州世居少数民族族源及民俗文化符号 [M].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4:4.
- [4] 李晓丹. 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保护对策 [J]. 重庆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0 (12): 98.
- [5] 吴畏. “白氏”家族语——中华民族文化大融合的见证 [J]. 贵州民族研究, 2010 (3): 98.
- [6] 吴启禄. 贵州民族语言概况 [J]. 贵州文史丛刊, 1997 (2): 85.